法鏡經序

乃

夫心者衆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以身為車以家為國周旋十方稟無勸息家欲難足由海吞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已甚於蒺蔾女人佞等三毘其善為田之賊魚矣而信寘斯家之為禍也尊邪藏賤清真連叢礫謗聖賢興獄訟喪九親家之所由矣是以上士耻其穢濁其廣為之懾懾如也嘿思遁邁由明哲之避无道矣鬄髮毀容法服弥為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道宣德開導聾瞽或有隱處山澤枕石漱流專心滌垢神與道俱志寂齊平無名明化用也群生賢聖競于清淨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鏡騎都尉安玄臨淮嚴浮調斯二賢者年在束齔弘志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朦惑不覩大雅竭思釋傳斯經景模都尉口陳嚴調筆受言既稽古義文微妙然時干戈未戢志士莫敢或遑天道陵遲內學者寡會覩其景化可以緣塗炭之尤

嶮然義擁而不達因閑謁愚為之法
義喪師歷載莫由重質心憤口悱亭
筆倫如追遠慕聖涕泗并流今記識
關疑俟後明哲庶有暢成以顯三
寶矣

法鏡經

後漢安息國騎都尉安玄譯

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聞物國勝氏
之樹給孤獨聚園與大衆除饉千二
百五十人俱及五百開士慈氏敬首
始棄闓音開士之上首者也彼時若
干百衆圍累側塞衆祐而為說經今
時聞物城中有理家名甚與五百衆
從聞物城中出往到勝樹給孤獨聚
園詣衆祐所到以首禮衆祐足便就
座而坐及理家有字愛遇有字迺遇
有字善授有字大威有字給孤獨聚
有字龍威有字誧思斯一切五百衆等
共往詣佛所到以首禮衆祐足皆於
衆祐前就座而坐其諸理家一切以發
无上正真道惟給孤獨聚不可於是
求大道皆與其衆共造德本有決於
甚理家以見大衆理家集會坐定避

坐而起整衣服稽首長跪叉手白言

已欲有所問要者衆祐豈有閑暇數
演已所問衆祐報甚理家言如來常
為理家有閑暇數演所問理家汝便
問恣汝所求索於如來應儀正真道
吾當相為數演所問趣得汝意甚理
家問佛言於是要者衆祐若族姓男
女發意求無上正真道好喜大道發
行大道欲致大道欲下大道欲知大
道請命一切衆生安慰衆生救護衆
生其誓曰未度者吾當度之未脫者
吾當脫之不安隱者當慰安之未滅
度者吾當滅度之為受一切衆生重
任欲救護衆生故而自誓發斯弘大
之誓知生死若干多惡僫意如不勸
生死无數劫意而不邂彼要者衆祐
或有開士去家為道以致道品之法
或有居家者善哉要者衆祐愍傷衆
生亦加惠此大道者以興隆三寶亦
使一切敏典籍久在故如來願說開
士居家者學德之法何謂要者衆祐
開士居家而承用如來教誨者以不
虧亦不損其本所願所謂无上正真

道也亦現世有无罪之行後世往殊
勝之道亦被要者衆祐開士去家為
道者捐棄憎愛除鬍鬚被服法衣
在家有信離家為道示其教誨法式
正式德式具現之要者衆祐開士去
家為道者及居家者修之云何於是
衆祐歎甚理家曰善哉善哉理家今
汝迺知問如來居家去家開士之所
施行是以理家且聽我所說勉進善
思念之開士居家為道者修學德善
之行甚理家受教而聽衆祐言於是
理家開士居家為道者當以自歸於
佛自歸於法自歸於衆彼以自歸之
德本變為无上正真道理家自歸於
佛法衆者云何我當以成就佛身三
十二大士之相以自嚴飾亦以其諸
德本而致三十二大士之相以致彼
諸德本便而精進行之開士居家者
自歸於佛為如是也自歸於法者云
何謂為恭敬法求法欲法樂法之樂
法隆法依法護法慎如法住隨法術
為法典為法力為求法財為法靜治
為造法事我亦當天上世間分布是

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法為如是也
自歸於衆者云何若開士居家或見
溝港或見頻来或見不還或見應儀
或見凡人求弟子道者為恭敬彼承
事供養師之尊之以禮待之若以承
事彼正法正術者而以得是志亦我
當得無上正真道以講授經成就弟
子之德而為恭敬彼不亦而羨彼開
士居家者自歸於衆為如是也
又復理家開士以修治四法為自歸
於佛何謂四一曰道意者終而不離
二曰所受者終而不犯三曰大悲哀
者終而不斷四曰異道者終而不為
也是為四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佛
為如是也又復理家修治四法為自
歸於法何謂四一曰諸法言之士以
承事追隨之二曰所聞法以恭敬之
三曰已聞法本末思惟之四曰如其
所聞法隨其能為人分別說之是為
四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法為如是也
又復理家修治四法為自歸於衆何謂
四一曰未下要生弟子之道而意以
喜一切敏二曰亦以為積聚物以法

積聚而化之三曰以有依恃有決之衆而不依恃弟子之衆四曰求索弟子之德不以其德度而度也是為四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衆為如是也

又復理家在家修道以見如來則行思念佛是為自歸於佛已聞法則已思念法是為自歸於法若已見如來聖衆猶思念其道意者是為自歸於衆

又復理家在家修道發求遭遇佛而以布施為自歸於佛若以擁護正法而已布施是為自歸於法若已其布施為致无上正真道為自歸於僧又復理家在家修道者若修賢夫之行行不以凡夫之行彼是賢夫之行也而以法求財不以非法以正不以邪亦而為正命不以嬈固人以法致之財多行非常想以受其實是以恒隆施而供養父母知識臣下昆弟親屬為以敬之奴客侍者瞻視調均亦以教化斯殊法亦以受重任是謂衆生重任也精進而不懈不受之重任而以不受之謂是弟子各佛智之事哉

訖衆生而不勸不慕身之樂爲致衆生
樂利衰毁譽稱譏苦樂不以傾動以
殊越世間法富有財不喜悅又於三
道无利無稱无譽聲
無賞所行爲熟慮受正爲喜悅邪受
見知要意而有正行稱譽之雨以除
解已得其所誓以憂人事不自忽其
事有恩在人訖終不望其報作恩施
若干知恩知反復爲造行恩德貧者
爲施財諸恐畏者爲安隱之憂慼者
寬解其憂无力者忍嘿之諸豪强者
損憍慢以棄殊過慢尤慢以恭敬尊
長承事多聞者能問明知者所現以
直不虛飾衆人而有方便行德而可
求我爲多聞不厭無足正修懃力固
與聖人相遭追隨聖人而尊敬之多
聞者爲事之知者爲問之所以現直
不師秘衆經如其所聞爲現之所聞
而曉其義一切欲之嬉樂爲計非常
不慕惜身以自觀其壽如朝露之渧
計財産所有如幻雲也家屬人客計
爲怨妻子男女計爲无擇之地獄以
其所有者計爲一切苦田地舍宅萬

物所業者常以計為癡也所求致之
德為不敗壞想家居者為危想知識
臣下昆弟親屬者為地獄主者想終
日夜者為之同想以不實之身為以
受實想以不實之壽為受實想以不
實之財為受實之想彼若以礼節衆
事敬事人者是以不實之身為受實
也若昔衆德之本而不毀又復增殊
者是以不實之命以為受實也是若
以制慳而布恩施德者是以不實之
財為以受實也是為開士居家修道
者為賢夫之行為事如是而无罪也為
如来言說為法說也亦不毀而不損
其本誓是謂無上正真之道也迺現
世有无罪之行後世亦墮殊勝之道
也又復理家開士居家修道者當以
自奉持戒事謂是奉持五戒事也是
以為不好煞生不加刀杖蠕動之類
不以娆固人是以不好盜竊人物自
有財而知足他人財不以思至於幾
微草藏之屬不與終而不取是以為
不好欲之邪行自有妻而知足他婦
女不喜眼視也意常以自恵己思念

欲都為苦如使生欲念自於其妻則
以觀惡露以恐怖之念勞為欲之事
以无畏不苦以慕戀不常淨樂想遠
志遍如是我當以自惟若以思想欲
我以不為之何況數數有是以為不
當好妄言以諦言誠言以不偽詐性
以不敗心如有誠如其所見聞而說
之慎護經法不用軀命故以不妄言是
以不當好飲酒以不醉不迷惑不息
疾以無罰而順化強志以正知如使
復興布施意可所有一切吾當與人求
食與食求飲與飲求車與車求衣與
衣是以與人酒以建志如是布施度
无極為是時若有人所索則而為與
時我能以酒施令從彼化志如以自
知為行不迷惑所以然者何夫開士
者為衆生周滿其所願布施度无極
一已如是開士居家者以酒施人而
為不獲罪是以理家開士以其所脩
學之德本變為無上正真道若以善
脩慎護斯五戒矣又當有殊者不當
以相讒衆人紛諍者而以和協之以
為不麁言以柔軟之言恒先與人言

亦不以綺語為義說為法說為時說
為如事說亦不有癡網而以安隱加
施衆生意為不敢亂恒以忍辱力而
自嚴以為用正見去離邪見猶為稽
首諸佛衆祐不為他天神也又復理
家居家修道者或在墟聚郡縣國邑
下當於彼擁護經法擁護經者為之
奈何夫不信者以信教化之慳貪者
以施教化之惡戒者以戒教化之亂意
者以忍事教化之懈怠者以精進教
化之失志者以思惟教化之邪知以
智事教化之貧財者以富之諸病者
以藥施之孤獨者以為家屬无歸者
以為歸無依者以為依為彼一切國
邑擁者擁護經法為若此
理家或彼開士至一至二至三至於
百教誨人民皆使修衆德之法彼開
士便以悲哀加於衆生以強其一切
弊誓之誓其辭曰至於斯難化之人
民未得成就者吾終不取无上正真
道所以者何今我以為斯故以誓自
誓也吾不為質直者不以不倿諂者
不以不為詐者不以守者不以戒

有德者諸此人故以誓而自誓也但
為欲使斯人以聞經法者以經化余
用此故以誓而自誓也我當恒以強
其精進行所我方便為不唐苦也若
人有見者莫不以好信若理家至於
開士所在家居止其不嗟一切之人
民墮殊異之惡道者彼為開士之咎
理家辟如鄉亭郵邑郡縣國下至於
有良醫者假使彼若有一人不以其
壽命而終者衆人皆為咎彼醫如是
理家至於開士所居止不嗟一切之人
皆墮殊異之惡道者如來應儀正真
覺者為咎彼開士也理家是故居家
開士為自誓如此也設使我所徃國
邑下癡者相事如不使一人有墮惡
道者也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當曉
家之惡在于家者為害一切衆善之
本以家猶无出要以害清淨之法是
故謂為家也居家者謂為居于一切
衆勞為居衆惡之念為居衆惡之行
不化不自守愚凡人者為共居與不
諦人集會是故謂為家也家者為是
名也已在于彼莫不作不軌之事者

以在于彼則不恭敬自於父母息心
違心尊長衆聖者是故謂為家也縣
官牢獄考掠搒笞罵詈數勉至于死
為皆為由彼是故謂為家也以在于
彼為入惡道以在彼為墮諸欲為墮
瞋恚為在諸畏為在愚癡是謂為家
也以不慎護彼戒事遠離為是事以不
脩慧之事不得度之事以不生度知
見之事是故謂為家也以在于彼即
有父母愛兄弟愛姊妹愛婦愛子愛
舍宅愛財産愛兒客愛所有愛不厭
財求之愛是故謂為家也斯居家者
難滿哉譬若大海衆流歸之斯居家
者不知厭哉譬若火以得薪斯居家
者多念無住息哉譬若風以為无住
止猶為沉没哉若美飲食為糅毒所
有一切苦哉譬若仇怨為似知識誤
人之行哉非聖經之所施行為造變
爭哉更相因緣恒不和為多[illegible]哉以
行善惡之行因緣之所在恒為人所
嫌疑非人有哉以為所有顛倒故猶
不善哉雖善有權詐猶見其難行似
如倡體哉以速轉變故似若幻師哉

初至者人為聚會其行為不誠似若
夢哉一切成敗終始故似若朝露哉
以速離故似若蜜渧哉以為少味故
似若蒺藜網哉色聲香味細滑以為
所害故似若鍼孔虫哉以非善念為
食故辟若違命者哉為轉相欺故恒
懷恐怖哉為意以亂故為多共哉以
縣官盜賊怨家弊惡王者為害也斯
居家者少味樂哉以為多惡失理家
開士居家者為曉家之惡若此又復
理家居家修道者以布施為實施若
已施為我有若在家非我有若已施
是為實若在家是為非實若已施為
冨財若在家為无財若已施為勞觧其
在家為勞增若已施為不我若在家已
為我若已施為不有若在家以為有
若以施為无盡若在家為非常若已
施不復護若在家為斯護若已施為
賢夫行若在家為凡夫之意若已施
為依度道若在家為依邪部若已施
為佛所稱若在家為愚人所稱理家
開士居家修道者以布施為實若此
是以見人來有所求索者為生三想

何謂三善友想依度道想施生富財
想為生是三想為復造三想何謂三
尊如来教誡想降伏邪想以不望福
德想所以者何若此開士若諸来有
所索者貪婬瞋恚愚癡則以為薄薄
者為之柰何若所有物一切不惜而
以布施斯為貪婬薄若柰彼来求物
者以慈哀加之斯為瞋恚薄若以布
施變為此一切敏謂為愚癡薄又復
經家已見来求物者不久為成六度
无極之行又成彼者云何若有来人
從人索物能不愛惜者是為布施度
無極若意在道而布施者是為以戒
度无極若不恚怒之是為忍度无極
假令猶自思念何用為食自強其意
不釋其行是為精進度無極若欲施
若已施而不辯毒无有悔者是為思
惟度無極若已施不望其福德者是
為以慧度无極理家開士以布施為
成六度無極行若此又復理家居在
家者是以為去離順隨念亂以親則
離法若以得產得財米穀得男女不
以為喜悅若一切敗亡不以下意為

愁慼已觀如是萬物如幻為不住止
想也斯幻之行以致是是以父母妻
子奴婢皃客是非我之有我亦不是
有亦我是不有我不應是有以不我
是有今我為彼故而為作罪惡但現
世是有非是為後世是昔之有非是
我當護又夫我之有彼我當以護何
謂我之有謂是布施教化恬淡自守
道之根原亦藏隱之德本是為我有
也至於我所住是則為追我彼亦不
用軀命不為男女妻子故為造惡行
也是以居在家自有婦者當造三想
何謂三非常想不久想別離想是三
想當為造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着
在喜樂為求後世在苦着在飲食為求
在殃罪着在樂者為求在苦當為造
是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重累想貴
秏想俗所有想當為造是三想當復造
三想何謂三為入地獄想入畜生想
入神鬼想當為造是三想當復造三
想何謂三魑魅想曰淫想色像想為
造是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不我
想无主想假借喻想當為造是三想

理家思念若此衆事想開士居家者
當自觀身其妻若此也是以不當愛
其子設使无生子愛不加於天下人
是以當以三數諫自諫其意何等為
三等意者為道不以邪意也正行者
為道不以邪行不多行者為道多行
者非矣是以三數諫自數諫其意自
造其子怨仇想是我怨仇非我友所
以者何我以由彼違失慈哀佛之教
誠使我甚益生彼愛人自遠切其意
如愛在其子以愛加衆生若其自愛
身以慈哀加衆生是以當觀其本末
斯所從来異我所從来亦異衆生先
世亦曾為我子吾亦曾為衆生子是
生死之億無可適莫者所以者何所
往来道輙有辯行轉復為仇怨我今
當自修都使我无友亦我無怨仇所
以然者何以造有知識為復欲多作
以造有怨仇都以欲為悪一切衆生彼
非我汝意不可以可不可之意可以
悉遍衆經所以者何正行者得正道
邪行者得邪道今我不有邪行於衆生
有正意行乃可得一切敏哉理家開

士居家者都物无可戀無可慕无可適
無可愛无可可為若此也又復理家
居家者設使人来有所索假使為不
欲與彼物猶當以自諫數其意假令
我不以是物施者我會當與此物離
也若欲不欲至於死時是物亦當捐
棄我我亦當捐棄是其施實而終我
而施是物死時意除止設使思惟若
此而不能施彼物者是以四辟謝辟
謝来索物者何謂四我以無力衆德
未成就我在大道為初始布施意而
不自由我有受見在於我余之行且
相假原賢者勿相逼迫我所施行
能奉行之如其所受尒適能滿卿所
願及天下人辟謝彼来索物者為若
此也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假使為
離師者之教誨時世无佛無見經者
不與聖衆相遭遇是以當稽首十方
諸佛亦彼前世求道所行志願之弘
願者其一切成就佛法之德以思念
之以代其喜於是晝三亦夜三以論
三品經事一切前世所施行惡以自
首誨改往修来為求哀於一切佛以

法故慈傷之亦以无央數無極之法
慈傷之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當以
瞻息之儀式是以若見除饉沐浴
息心之儀式當為敬其法衣被為衆
祐又来應儀正真佛戒定慧所行之
法服也以無惡為辭一切惡彼是衆
聖神者之表式也是以又當為敬彼
也亦當加慈傷於彼除饉斷非賢為
世不軌行至於彼服斯名諦者明者
神通者如来者表識而為不調適之
行又如来復曰未學者不當忽易非
世彼過勞過也以從斷勞為有大勞
世彼亦見佛意教之要如所謂奉大
應有之若此捐棄是勞亂異奉来
為護第一德以為在正之知平精勤
勞之習如衆祐一所謂又士不可之禍
忽表是非時如来有是知非我有是
以不瞋不怒不恚為加彼若以入廟
者以住廟門外以五體而稽首通斷
入廟彼是空廟之居彼是慈哀喜護
廟之居彼是正住在正大者之居為
彼得斯使我得廟居為若此以遠去
宿住家者為彼得斯我以為戒罪過

禁制制以若此為與去家之意未曾
有闓士在家為得道者皆去家入山
澤以徃山澤為得道以譏家居者夫
去家智者所稱譽如江河沙我一日
之祠礼一切彼布施以去家之意為
殊勝所以者何以施下劣故何况布
施不信无反復盜賊弊悪王者及大
臣非彼布施以為實以得是以我有
戒聞之行是以入廟者當以觀視一
切除饉之衆所施行何等除饉為多
聞何為明經者何為奉律者何為奉
使者何為闓士奉藏者何為山澤者
何為行受供者何為思惟者何為道
行者何為闓士道者何為佐助者何
為主事者以觀視彼一切除饉之衆
所施行如其所施行行以隨效為之
為行不當轉相嫉若於虛聚言有及
廟若於廟言及虛聚是以當慎守
言行不當以廟中言說於虛聚亦不
當以虛聚言說於廟也是以承事多
聞者以為脩治聞奉事明經者為解
經之决事承事奉律者為解度殃罪
之事承事闓士奉奧藏者為明六度

李中

无極方便之事若有除饉者為之應

法鏡經 第[illegible]張 乃 [illegible]

器或之法衣者當以給施之莫使坐
缺殊大也所以者何失人以嫉妬為
缺是以普力護凡人不應儀者所以
者何凡人者為有失應儀者為无失
者有除饉者未下正道或積聚法衣
或積聚應器是以彼除饉用無上正
真道開導之所以者何其事有應是
以積聚物為致道積者息心有不
給者當和解之若正法欲衰微者自
危若其身才命以營護正法若見除饉
疾者當以血肉使其病者得除愈理
家若居家開士若不布施不以禁止
人若以施然不悔恨若有衆德本以
是意為端首理家若此諸事諸類諸
應開士居家修道者為若此也又衆
祐當說此居家開士所施行教誨法
意時有千人皆發意求无上正真道
復有天與人二千人遠塵離垢諸法
法眼生於是甚理家白衆祐言要者
衆祐如來以數演居家開士者家善
惡之地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思惟
智慧於是大道當所施行要者衆祐

去家修道開士者之所施行願復樂
徹現之為善要者衆祐開士去家者
為之柰何其所施行亦云何衆祐告
甚理家曰善哉理家今汝迺以問如
来開士去家修道者之所施行善
哉理家當為汝說開士去家之事其
所施行汝勉進善思念之甚理家受
教從衆祐而聽衆祐曰理家開士去
家修道者若頭燒然辟若鎧為精進
以求智去家者其初始為若此次修
治為聖典又何謂去家者之聖典所
謂趣得一衣為足亦以善之一食二
床病瘦一醫藥為足亦以善之是為
聖典何以故謂之為聖典以為修治
彼一切道品法是故謂之為聖典又
開士去家修道者為有十知足之德
身以服法衣何等為十以為著慙故
身服法衣以避風暑故身服法衣以
辟蚊䖟蟆子故身服法衣欲以見息
心形状故身服法衣亦是法衣之神
為十方之神故身以服法衣以患離
婬僳是以不僳婬之僳以僳安得淨
是以除斷衆勞之僳不以肥胄為是

道行行在聖道重任我亦以自修如
以一時有法衣如被服法衣故以是
十德自觀至于壽終閑居靜處以不
行匃何等為十我自以我業而為命
不以非異業若有人來施我者以先
修治三寶後乃而受其施我若欲從
人乞匃若不欲施人者以非哀加彼
乞也我當自食所修行之食以為不
違如來之言誨以得成知足重任之
本以降憍慢以得成无見頂之德本
我亦見布施亦如以自教若從行乞
匃我亦不得有所適莫於男女以我
等意於天下人以得成一切敏智之
重任是理家十德去家開士者以自
觀至于壽終閑居靜處以不行匃若
有人來請者所徃處其人志意信喜
道者我不宜當彼徃設使徃食若能
以自益亦能益人者可徃受施我教
開士可彼索是為十德以自觀可以
處於樹下坐宿止何等為十以其自
由為徃彼以不名有彼牀卧以不閑
閑於山澤以去離愛為彼居以少欲
少事為成德捐棄軀命以不自惜樂獨

靜以遠離戀聚會以行修身不食以
定意為安靜一意閑處思惟為无益是
理家十德以自觀開士去家者為可
處於樹下居止又復理家或彼開士
去家修道遊於山澤者若欲修治經
若用誦利經故為入廟若居廟者意
向以山澤為居是猶為彼山澤居也
求法之行者為一切物不我想一切
諸法為他人有想又開士去家修道
者若遊在山澤當自省察我今何以
遊此山澤中不但以山澤居謂之息
心也所以者何此間多有不化不守
不度不應不修行者皆遊山澤所謂
禽獸衆鳥獼猴猳玃惡人賊盜皆遊
於山澤亦不謂彼為息心也至於我
所求山澤居者當以成我彼所求為
是息心求亦又何故開士息心所謂
志以為不亂為以得是持周滿達事
故以聞為無足以得辯辭以慈心不
虧大哀以不離專由于五通興隆六
度无極却一切敏之意不擇捨為行
權謀之慧以法施合聚人民成就人
民四合聚之事為不擇捨六可思念

之以聞精進不觸損為擇法本末正
度之道因緣智亦不入正道之事為
義正法之事以信罪福為正見思慮
所紛以斷斷為正思隨所喜為說法
為正言隨行盡之脩是為正業癡疵
之[illegible]以除斷為正命以道鍊到為正
方便以不忘忽為正志一切敏智之
斷到為正定若以正為不想之行喜
若以行不顧為斷俗所有依其義不
以又依其法不以人依其智不以識
本文源義歸不以末敘義斯理家諳
為開士去家者息心求也又去家脩
道者不當以多從事若此思惟其本
求教當為一切衆生不與之從事明
當不但與一人不從事也又有四是
去家開士者之從事也如來之所教
何謂四一曰與講經者從事二曰與
乾人者從事三曰與供養如來者從
事四曰與發一切敏意不亂者從事
雖彼不當以多從事又開士遊於山
澤者當自撿察我為何故來至於此
彼是思惟我以恐畏來至此何謂恐
畏此群聚恐畏與人從事婬怒癡憍

慯自恣恐畏惡友恐畏嫉慳恐畏色
聲香味細滑恐畏功稱恭敬利恐畏
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知言知不解
言解恐畏息心垢恐畏更相嫉妬恐
畏生死五道徃来所墮恐畏欲界色
界无色界恐畏陰耶死耶勞耶天子
耶恐畏惡道地獄畜生鬼神恐畏倉
卒一切是衆惡之念我来到此不可
應道之行不得免彼衆恐之事亦彼
以此居在於家若在群聚之中行不
昔開士得免度衆畏者彼一切已居
山澤之力勢得臻到无畏是謂自然
是故我以恐畏欲越度衆畏為居山
澤矣又一切是畏皆由身之生以慕
戀身以修身以是身以愛身以威身
以思身以見身以處身以想身以護
身之所生也假使由於山澤居為以
有由身之意慕戀身修身是身愛身思
身見身處身想身有身護身之意者
我空為居山澤耳又居山澤者為無
身想居山澤者无異想居山澤者不
見論議不修自見身無在顛倒无有
無為想何況有勞想居山澤者名曰

一切諸法寂然哉諸法无所著哉諸
法鏡經
佛亦无所著哉諸想以不愛哉色聲
香味細滑不與錯恈哉諸定不以悋哉
意以自整不亂哉以下諸重擔之畏
哉以度夫汪洋之澤哉夫聖之典以
造哉姦惡之屬悉知是哉為重任少
欲哉以智慧知足哉為知是哉為知
足哉為重任少欲哉為應哉本末行
以解哉為一切獄斷所修華說哉以
為永解除理家辟如山澤中有樹木
草織之屬都无可畏都無可恐如是
理家開士遊於山澤者執志當如草
木牆石之喻身以受行之彼謹畏者
彼以恐怖思惟身本末我都无身非
人非命非丈夫非類非女非先無先
无造者無教造者无興者無興起者
諸是之畏但以不成之想有是畏耳
今我亘不造不成之想有是畏耳今
我不亘造不成之想當如樹木草織
之屬亦為若此無響以解一切彼法
以具行之以響斷山澤居去離婬塵
无諸響山澤居非我非有物者又遊
於山澤者以復思惟是通達道品之

法者以居山澤居山澤者為合聚十
二精居山澤者解諸諦居山澤者知
諸陰以滑制諸情以禽諸進入不忘
忽道之意諸佛所讚衆聖所稱譽欲
度世者所事也居山澤者以解一切
敏智之方術也又遊於山澤者以為
不久周滿六度无極之行得彼者去
何遊於山澤者若不自惜其軀命者
是為布施度无極若以依精之德為
成三慎者是為戒度無極若意不亂
亦可是一切敏不異道者是為忍辱
度无極行至於未得忍終而不起者
是為精進度無極若以得一心不以
從致敏哉但以隆德本是為一心度
无極若見如山澤道亦為若此以分
別衆事者是為以智慧度无極開士
以道得又復理家修治四法我以教
開士居山澤何謂四或有開士多聞
明於法決者若以其聞行在本末法
可居於山澤又開士以得五通欲以
成就天龍鬼神者可居於山澤或有
開士勞蔵者彼以不從事勞即為薄
可居於山澤亦欲抑制勞以自勸勵

法鏡經 第十八張 万 守和

是以皆由闡夫遵彼者以得周滿一
切清淨法迺後以下墟聚郡縣國邑
下為衆人講授法脩治法若此也理
家我教闓士居山澤也又去家修道
者遵於山澤以脩治經誦習經故入
衆者以執恭敬亦讓遜夫師友講授
者傒中少年者為以尊之不以懈怠
自所脩以不廢人所脩亦不以求承
事恭敬若此當以觀察如來應儀正
真佛者為諸梵釋天人衆生所供養
為天上天下尊者福田彼尚不求人
承事也自作事不欲煩人何況餘者
未以學甫欲學反欲人承事耶又我
當為天下人養者我當以供養人都不
我從人求供養所以者何以供養重
者理家除饉者不得法之助供養故
為助我不以法故夫欲以為法助人
者以為若此以是供養故為助我不
以法故彼以自懐已正信以為有供
養彼即與世物雜為不是大祐人者
是以若欲往詣佛師友者所以身意
行有決乃可往慕我教者師友以異
之行无過以不訶問諷起誦習為教

誨之積聚是以欲諷起經為不用軀
命慕樂法隨順師意以求法利不為
求一切恭敬稱譽之利若以從師受
幾微四句之頌以諷誦之若以在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思惟智慧而以彼
供養師者如其所修四句頌之字數
為劫之數以供養彼師者尚未為卒
師之敬亦以質直不虛飾不佞諂一
切行之供養豈復謂法之敬又理家
若斯意念生以有德之意有佛亦法
之意有自患雜婬之意有寂靜之意
若以修治四句之頌遵而行之如其
劫數彼以供養其師者尚未為卒法
之敬理家當以知此之事若此也法
之福德如无數獲智亦無量是故開
士欲以擇上法猶以无數為敬正法
若彼思惟若此以聞淨戒事何謂是
淨戒事去家開士者有四淨戒事一曰
造聖之典二曰慕樂精進德三曰不
與家居去家者從事四曰不諛諂山
澤居是為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也
復有四淨戒事何謂四以守慎身身
无罣㝵以守慎言言無罣㝵以守慎

心心無罣导去離邪疑造一切敏意
是為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
淨戒事何等為四一曰以自識知二
曰以不自貢高三曰以不形相人四
曰以不謗毀人是為去家開士者四
淨戒事也復有四淨戒事何謂四一
曰已可諸陰為幻法二曰以可諸情
為法情三曰以可諸入為虛聚四曰
不隨方俗之儀式是為理家去家開
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淨戒事何等
四一曰以不自計我二曰遠離是我
有三曰斷絕常在除四曰以下因緣
法是為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
四淨戒事何謂四一曰以解空二曰
以無想不怖三曰以大悲衆人四曰
以為可非身是為去家開士者四淨
戒事彼以為常聞淨定以故以若此
觀之何謂此淨定以通一切法不為
餘事意行為有決意為一端意為不
錯忤意為以不住意為不馳意為自
身住止意不與情欲從事意為以觀
幻之法我若幻法情亦然以無復行
便无可存已履彼正是謂正定若法

在空法若此亦謂定為觀若此彼常
聞淨惠何謂斯惠者諸法之擇智謂
彼為惠也不受之相无相行不造之
相无存矣無為之相不馳騁矣是以
去家以觀法若此者是謂去家開士
之所施行也又以說是經時有五百
人造起无上正真之道意又甚理家
及其等同出聲言未曾有要者眾祐
至於如来之善言迺如是亦家之惡
德重任之行亦去家諸德善斯尊者
眾祐已為明彼居家人多惡德至於
去家无數之德善已寧可得從眾祐
受去家之識就除饉之行眾祐報言
去家者理家難堪能究暢淳德善奉
持教誨理家復白佛言眾祐去家者
難難堪任如来猶當可已等去家為
道也眾祐便使慈氏開士及一切行
淨開士聽舉彼理家等慈氏開士舉
二百理家一切行淨開士舉三百理家
去家修道尒時賢者阿難謂甚理家
言卿何見居國居家有能樂於法去
家之聖道者甚理家報阿難曰我不
以為貪慕身樂欲致眾生傑故我以

法鏡 第十丈 了

居家可又如來者自明我彼以所受
堅固而居家彼時衆祐告阿難言阿
難汝已見甚理家如是衆祐見甚理
家阿難於是賢劫中以所成就人多
於去家開士者以百劫中不若此所
以者何阿難又去家修道開士者千人
之中不能有德乃尒此理家者而有
是德尒時阿難白佛言要者衆祐當
何名斯經法亦當以何奉持之衆祐
言是故汝阿難斯經法名為居家去
家之變奉持之亦名為內性德之變
奉持之亦名為甚所問奉持之及以
聞此經法者阿難為周滿法精進殊
彊於一切威儀下精進行道者不若
此也是故阿難若欲以興精進者若欲
勸勵者欲立一切德者欲造立人衆德者
由當以斯經法以聞之以受之以行
之我以囑累汝阿難此經法數用布
見衆人所以者何衆德法之正行也
阿難斯經法者正應也衆祐以說是
阿難歡喜及甚理家天與人亦賞譔
王衆祐說已皆思惟也

法鏡經

戊戌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